

豫章叢書

第二四八冊

張
華

贊

書

卷之八

芭山文集卷八

宜春 張自烈著

與同人書三

與吳次尾論稱做書

某白孔子先正名春秋大居正非可視尋常稱謂而遽忽也今稱謂失倫承譌習舛莫稱做爲甚異鄉稱省直曰做京做省稱府縣曰做邑做郡甲乙科稱同籍曰做同門做同年稱座主曰做房師做老師紳衿稱邑令曰做父母業師稱及門曰做同人胥隸稱府廳曰做府主做廳主屬吏稱堂官曰做堂翁師儒稱

學校曰敝庠各官稱公署曰敝衙門稱職爵曰敝銜
若是者枚數不盡按左傳凡稱寡君敝邑皆列國人
臣致命他國之辭退遜稱敝宜也今海內爲一郡邑
皆朝廷有也概稱敝可乎嘗讀史至漢元和二年帝
至魯祀孔子孔僖云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僖可
謂失言當是時漢非春秋列國比魯雖孔氏宅里猶
漢部轄也僖當直稱闕里不當稱敝里稱敝里則魯
孔氏有非漢有也與近世稱敝郡邑何異夫長以命
少尊以臨卑如年位輩行不甚縣絕者或稱敝同年
敝姻家或稱敝門人敝同社義未甚悖從俗可也至

門人而做其老師紳衿而做其邑父母則是狎且賤之也揆諸理則失正質諸情則不安故凡卑少之遇尊長不與肩隨齒者子弟例稱家祖父家兄不聞稱做祖做父做兄也由斯以推門生之於房座師紳衿之於邑父母稱某房某老師某郡某公祖某縣某父母可矣稱做則非也況直省郡縣衙門學校非各官師儒所得自私苟稱做則豈惟私之實弁髦甚又況胥隸役也府廳主也胥隸而做其府廳則奴可以做其主臣子可以做其君父甚非所以別嫌明微杜僭踰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弊至民無所

措手足今也不審名實一切稱敝不正莫大焉若之
何其不知變也雖然流俗畔經越理某無責焉耳獨
士夫後先踵承閱數百年而不悟据某後先所聞見
如朱晦菴與顏提舉劄子不稱本郡而稱敝郡陸象
山與章德茂書云敝邑自某入境此自宋諸儒之誤
也本朝康對山與彭濟物書稱敝邑呂巾石與沈韓
峰胡梅林書稱敝省敝縣艾千子自謂博通掌故其
與臨川張侯論李阿艾立繼書稱敝父母前任陳侯
與蔡太守論禦寇書稱敝郡皆與流俗舛譌同病某
擬致書禮部合前此誤稱敝者請旨釐定著爲令或

于正名辨分有微助耳兄續觚不觚錄補弇州未備
惜時輩稱敝年伯敝座師兄未嘗駁正樓山集復劉
念先沈眉先諸書凡稱敝邑敝郡者與鄙見不合宜
悉刪改并祈徧告同人革正前謬裨風教甚大庶幾
先自治而後治人之道由吾黨諸子始惟兄圖之不
盡

從尋常稱謂推出背父畔君大關繫與孔子正名
意合後世習而不察無怪亂賊接迹於世也每讀
是書深究理本使人謹微之意凜然

弟勲識

與吳次尾論師生稱謂書

正名定分關係國體不可不慎卽師生稱謂間非誠無以致敬非信無以行久不誠不信則僞亂隨之近世以爲細故而忽之者非也沈治先語僕云金陵黃圯孺少嘗受業家眉生每謁某稱晚生及登賢書則改稱晚弟僕曰使圯孺成進士不改晚弟爲侍弟乎以晚弟施之業師之弟異日得志爲顯宦視其師落落諸生耳不又改門生爲晚生乎治先笑而退夫弟之尊師與子之尊父情與文一也今弟子面謁其師稱老師退與同儕語則稱師之字與號不復稱某老師矣師之友與師同學同道年相若則師輩行也齒

長於師而文行過之又師所兄事師事者也凡弟子
謁見師之友名刺當稱晚稱其師兄事師事之人當
稱先生當隅坐今則概稱小弟社弟與之抗禮矣樸
謹者稱晚弟止矣不稱先生而稱老兄矣至稱其師
於師之友之前又不直稱之曰某老師不明言某爲
某老師之門人僅稱之曰某老若未嘗親受業於其
門者使吾輩道路接遇之時不識某爲某先生之徒
往往加等見待某生恬然受之弗辭孟軻曰人役而
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豈意今
天下弟子恥受命於其師哉後生心術之猥薄器量

之褊狹學問之疎陋皆如此可見無惑乎德業文章之不古若也僕嘗慨師道凌替四方士無復如古隆師重道者一切執贄稱弟子於僕之門僕皆不苟受一二年少有學識之士旣問業於僕僕先舉生平良友如兄輩者詳示以里處姓氏且戒之曰此某先生爲某所兄事卽汝儕師也謹事之以故凡爲芭山門人如許生顧生蔡生謁兄未有不稱門下晚生者也兄四方及門年少如某某每謁諸同人名刺或汎稱教下晚弟或妄稱社小弟失與圯孺稱晚弟於治先同蓋未之知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唐貞

觀定太子見三師儀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皆所以尊師也僕謂弟子之於師宜無事不遵繩尺今也一稱謂間悍焉不奉師命如此可以傲睨師之友卽可以傲睨其師可以傲睨其師卽可以侮慢君父不臣不子職爲厲階吾輩抗顏爲人師豈可不反覆曉譬使諸生痛改前失哉尤可嘆者中吳諸子皆好爲人師後生遊其門者諸子皆降體屈節汝爾相黽無復古人督課就成之意甚有朝執經而夕叛去者此又爲人師者之過非盡年少諸生之罪也吾輩爲守待計思所以正人心易風俗杜漸防微自師弟稱謂始

雖以必敬必信勗諸生而其間先自治而後治人之
道尤不可不加謹偶感黃生事爲訟言至此知兄不
以僕爲謬風便郵僕書併告維斗仲馭使知爲人師
者雖稱謂亦有道諸生或聞僕言而少知警也幸甚
與吳次尾論悟死生書

弟閻樓山集見兄復周介生書曰來示近於死生二
字有省悟箕讀書觀人遇不惜死者卽不深求天下
惟死難耳謂死事易成事難者聖賢責備之言而亦
庸衆揜飾之言也介生理道塞習忽發此論知所得
必深箕異日將取券而合之弟謂次尾論死生似也

惜未知介生之爲空言耳儒者省躬克己求存順殁
寧不必深論死生孔子告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孟
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士苟致力於此由顏曾
進於孔孟無難今不求其實影借空覺渺說侈然自
以爲我能悟死生非也弟詒書深寓規諷介生不自
循省其手書報弟遜謝曰爾公非吾友乃吾師也癸
酉迄今則見其諂附當路稱門生稱晚學往往干以
私嗟乎此豈卓然自立者哉及聞介生憎死生之言
弟質姜居之先生曰士未有皇皇趨利避害能明死
生者也介生大言欺世不足信姜先生曰然弟蓋逆

知介生必不能有爲者也間以告余友袁臨侯臨侯
謂介生每相見推服芭山無間言芭山顧吹索至是
弟自此杜口不齒及介生然私念仲馭爲介生之兄
知弟不淺亟作書致仲馭使之私相鐫切又詳語沈
眉生使丁寧仲馭朝夕涕泣告戒以救其後弟意仲
馭必不能隱默如介生不寤何次尾就仲馭眉生取
弟書觀之益信弟之先見稍別於同人而次尾後先
書序極稱介生謂介生同志進退有據者未免爲介
生欺也大集中二周合稟序與答介生諸書宜悉刪
去毋滋後人口實方今士習矯僞言違其心設復有

如介生之言死生者願舍旃勿聽不然彼以自欺叢
沒世之誥我以受欺損知人之明在彼無足惜不在
我有遺憾識者必不我恕必羣起議其後兄一誤未
可再誤也抑古今死非難得死所爲難雖事勢成敗
非所逆睹要必以死得其所爲合道苟叛道而徒曰
我能死則仲由之死孔慳苟息之死奚齊卓子皆足
與成仁取義並稱孔子何以無取乎死無悔者哉然
則兄謂讀書觀人遇不惜死卽不深求揆諸道不能
無牴牾此又生平學術毫釐千里之辨所繫遠且重
非僅推譽介生之細過貽世訾議而止惟兄更審圖

之弟與兄同體壹志勤懷直諒度兄不恕遺弟言維
斗眉生交介生最久其居恒錫誦介生逾于兄晤問
并致此意亦古忠告之義也乙丑寓介生書附覽正
崇禎庚辰仲春日

臨侯始疑余吹索及介生死於法心折余先見語
其仲氏曰人不易知芭山言若券異哉

又記

復吳次尾論積分書

承示積分祖制賢者不避兄愛弟誠至然弟非薄積
分獨心有未安耳前月友人晤揚大司成稱弟學行
積分宜拔冠多士克戚私以告弟弟謝不往適聞公

來離爲弟言吾儕困塲屋得積分則進取有階時未
可失屢趨弟共事弟復堅卻之蓋是時少司成爲吳
駿公憶辛未弟入都門駿公同張天如成進士弟偕
易又升往晤駿公駿公齒少於弟與之語訥訥不出
口今厯官司業儼然國子師使弟俛首積分不得不
稱弟子於其門昨兄語弟云駿公招集邸署同學諸
子在坐數人次尾友駿公聞公則師駿公弟謂駿公
學問文章未必出闇公右而闇公獨以一積分遇駿
公卑謹恭遜至此益信弟屢棄積分之非失計耳且
兄不聞南離積分之非古乎大司成課試六館士不